



列 宁 斯 大 林
论 经 济 区 划 問 題



列 寧 斯 大 林
論 經 濟 區 划 問 題

商 務 印 書 館

1950年·北京

列 宁 斯 大 林
論 經 济 区 划 問 題
商 务 印 書 館 編

商 务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京华印書局印刷 紅旗裝訂厂裝訂

統一書号:12017·102

1959 年 12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65 千字

印张 10 插页 1

印数 精裝本 1—2,000 册
平裝本 1—2,000 册

精裝本 定价 (7) 1.50 元

平裝本 定价 (7) 1.00 元

編 者 的 話

經濟区划問題在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計劃經濟、平衡配置生产力、統一而合理地組織社会主义經濟体系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經濟区划工作需要充分考虑到自然条件、經濟条件、技术条件、民族情况、經濟的綜合发展与专业化，以及与行政区划的关系，等等。所以，經濟区划工作的主要基础，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客观規律的認識。

列宁十分重視区域划分的經濟原則，民族因素。在 1914 年，列宁就写道：“俄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不論农村或城市(村、乡、县、省、市区和郊区等)，都要根据对当地居民目前的經濟条件和民族成分的考查而进行改变。”(“列宁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78 頁) 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斯大林在代表联共(布)中央向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強調地說到：“毫無疑問，如果不实行区域划分，我們就不能展开改造农业和发展集体农庄运动的巨大工作。”(“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92 頁) 在列宁、斯大林的不朽的著作中，有关經濟工作、經濟区划工作的光輝的理論和思想是无限丰富的。这些指导原則，正是我們經濟工作者、經濟区划工作者必須学习和掌握的。

現在我們把列宁、斯大林著作中与經濟区划工作有关的文献編在一起。但是由于我們理論水平的限制，我們遇到了不少困难。在編輯本書的过程中，我們参考了有关的材料，特别是苏联經濟学家 Л. М. 阿拉姆皮也夫及其助手 Н. К. 格拉比娜的“經濟区划参考文献”(見 Л. М. 阿拉姆皮也夫“苏联經濟区划”附录，苏联国家計

划委员会編，国家計划出版社 1959 年莫斯科版），給我們解决了不少問題。在編排上，考虑到列宁、斯大林各篇著作指导意义的普遍性，我們不再詳分子目，而以文献的写作時間为序排列。

列宁的“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是馬克思主义关于区域經濟分析的典范，对于經濟区划工作方法論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是由于篇幅巨大，而且在我国早已出版单行本，又是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 3 卷的全部內容，所以不再編入本書，希望讀者直接閱讀。編入本書的其他文献，凡是人民出版社最新版本的“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中有的，都根据上述版本的文字选录；文內俄文版編者注屬于对若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一般都略去；“斯大林全集”各文中引到列宁的著作的，已根据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的譯文校正；“斯大林全集”各文，我們在改为橫排时，把若干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

我們的这些工作，希望对于我国經濟工作者，特别是經濟地理工作者，以及高等学校經濟学科、地理系經濟地理专业师生，学习和掌握經濟区划工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有所裨益。同时，我們希望讀者对本書的編輯工作提出意見。

商务印書館編輯部

1959 年 12 月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 录

列 宁

民族問題提綱	3
1913年有党的工作人員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 委员会夏季會議的決議(摘录)	11
关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14
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	46
給斯·格·邵武勉	48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	50
速記記錄	
論統一的經濟計劃	64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摘录)	73
(1921年3月8—16日)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摘录)	88
(1922年3月27日—4月2日)	
論“双重”領導和法制	129
(給斯大林同志轉政治局)	

斯 大 林

戴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摘录)	135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組織(摘录)	137
(和“真理报”記者的談話)	
当前任务之一(摘录)	140
政府对民族問題的政策(摘录)	141
我們在东部的任务	143
苏維埃政权对俄国民族問題的政策(摘录)	146

論共和國的政治形勢(摘錄)	150
(1920年10月27日在弗拉基高加索城舉行的頓河和高加索 共產黨組織邊區會議上的報告)	
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年(摘錄)	152
(1920年11月6日在巴庫蘇維埃慶祝大會上的報告)	
捷列克區域各族人民代表大會(摘錄)	155
(1920年11月17日)	
高加索的局勢(摘錄)	158
(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摘錄)	159
(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討論并經黨中央批准的提綱)	
關於各獨立民族共和國的聯合問題	162
(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	167
(在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1922年12月26日)	
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摘錄)	175
(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討論并經黨中央批准的提綱)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摘錄)	182
(1923年4月17至25日)	
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摘錄)	206
(1925年5月18日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學生大會上的演說)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摘錄)	213
(1925年12月18至31日)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摘錄)	215
(1930年6月27日)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摘錄)	269
(1931年2月4日在全蘇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第一次 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摘錄)	277
(1931年6月23日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 总结报告(摘录)	279
(1934年1月26日)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281
(1936年11月25日在非常第八次全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	

列 宁

民族問題提綱

1. 對我們綱領中關於民族自決的那一條，除了從政治自決，即從分離和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個意義上來解釋而外，我們決不能作別的解釋。

2. 社會民主黨綱領中的這一條，對俄國社會民主黨是絕對必要的：

(一)是為了一般民主的基本原則；

(二)是由於在俄國境內，尤其是在它的邊疆有許多民族，這些民族在經濟、生活習慣等方面的條件差別很大，而且這些民族（除大俄羅斯人以外，也同俄國其他各民族一樣）都受着沙皇君主政體的難以置信的壓迫；

(三)最後，是由於在整個東歐（奧地利和巴爾干國家）和亞洲，也就是說，在與俄國接壤的國家，對國家進行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造不是還沒有完結，就是剛剛開始。而這一改造在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地都導向獨立民族國家或其民族成分極其相近和互有血統關係的國家的建立；

(四)俄國在今天跟它周圍的一切國家——從西方的奧地利（該國從1867年起，政治自由和立憲制度的基礎即已鞏固，而現在又在實行普選法）起，到東方的中華民國止——比較起來，是一個國家制度最落后最反動的国家。所以，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應當在自己的整個宣傳工作當中，堅持一切民族都有成立單獨國家或自由選擇他們願意參加的國家的權利。

3. 社會民主黨承認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這就要求社會民主黨人使一切民族：

(一)要无条件地反对統治民族(或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族)对于在国家关系上願意分离的民族用任何形式施用任何暴力;

(二)要求根据当地居民的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投票,来解决这种分离問題;

(三)要同黑帮十月党人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进行不断的斗争,反对他們袒护和縱容一般民族压迫,尤其是否認民族自决权的言論。

4. 社会民主党承認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但决不是說社会民主党人在每一个別情况下就不对某一民族的国家分离是否适宜給予单独的估計。相反地,社会民主党人正要作出这种单独的估計,不但要考虑到資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联合起来的各民族资产阶级对各民族无产阶级压迫的条件;还要考虑到一般民主的任务,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无产阶级爭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特別注意下面这个情况:在俄国有两个民族,由于許多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使它們成了最有文化和最独特的民族,而这些条件能够使它們最容易最“自然地”实现自己的分离权。这两个民族就是芬兰和波兰。1905年革命的經驗証明,甚至在这两个民族里面,統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因为害怕芬兰和波兰的革命无产阶级,而放弃了爭取自由的革命斗争,想向俄国統治阶级及沙皇君主政体靠攏。

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竭力提醒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使他們提防不要直接被“本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蒙蔽,因为资产阶级正在想方设法用关于“祖国”的花言巧語来分裂无产阶级,使他們不去注意资产阶级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同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沙皇君主政府訂立同盟的把戏。

要是各民族工人不在一切工人組織中結成最亲密的联盟,无产阶级就不能进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維護自己的日常經濟利

益。

除了用革命斗争的方法来推翻沙皇君主政体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就不能获得自由。沙皇君主政体不仅排斥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此外它还是欧洲和亚洲的野蛮、残暴、反动的主要堡垒。只有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推翻这个君主政体，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各民族劳动群众中一切彻底民主的和能够进行革命斗争的分子前进。

所以，工人如果把同“本”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统一，看得高于同各民族无产者的完全统一，那就违犯了自己的利益，违犯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民主主义的利益。

5. 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只有利于某一或某些民族的任何特权。

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反对所谓“国”语。在俄国，这尤其是多余的，因为俄国 7/10 以上的人口都是属于斯拉夫族血统的，由于经济流通的要求，即使不给某一语言任何“国家的”特权，他们在自由国家的自由学校里，也是很容易谈通的。

社会民主党要求取消农奴主专制国家的农奴主-地主和官僚所规定的俄国原来的行政区划，而用根据现代经济生活要求和尽可能同居民族成分相适应的区划来代替。

凡是国内居民生活习惯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主和自治，其机构则用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来建立。

6. 社会民主党要求颁布全国的法律，以保护国内任何地方的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根据这个法律，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企图用来为自己造成民族特权或缩小少数民族权利(在教育事业、使用某种语言、预算等方面)的任何措施，应当一律宣布无效，谁实行这种措施，谁就应当受到惩罚。

7. 社会民主党反对“民族文化”(或者只是“民族”),“自治”的口号,并且反对实现这个口号的方案,因为这个口号第一、根本違反无产阶级階級斗争的国际主义;第二、容易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三、可能置整个国家的彻底民主改造的任务于不顾,可是只有这种改造才能保証(一般地講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少是可能的)民族和平。

由于民族文化自治的問題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間鬧得特別尖銳,所以我們应当对这种情况作一些說明。

(一)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無論直接或間接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都是不能允許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类的整个經濟、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經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国际文化現在已經由各国无产阶级系統地建立起来,它不是把“民族文化”(不論是哪一個民族集体的)全盘接受下来,而是只吸取每个民族文化中彻底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二)在各社会民主党党綱中接近于民族文化口号的唯一例子,大概就是奥国社会民主党布隆綱領第三条了,虽然这种接近还不够大胆。这一条写道:“同一个民族的各自治区域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这个联盟完全以自治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这是妥协性的口号,因为这里連一点超区域的(个人的)民族自治的影子也沒有。而且这个口号也是錯誤的、有害的,因为把洛茲、里加、彼得堡、薩拉托夫的德意志人結成一个民族根本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事情。我們的事情是爭取实行充分的民主制,并取消一切民族特权,使在俄国的德意志工人同所有其他民族的工人在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文化事业上联合起来。

超区域的(个人的)民族自治并設有(根据这个口号的彻底拥护者的計劃)民族議院和民族国务部长的口号(奥·鮑威尔和卡·

倫納)，是更加錯誤的。這種違背資本主義國家一切經濟條件並且在世界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中都沒有設立過的機構，乃是某些人的一種機會主義幻想，他們對於建立徹底民主的機關感到絕望，而想在某些（“文化”）問題上把每個民族的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人為地隔絕起來，以求擺脫資產階級的民族紛爭。

情況有時迫使社會民主黨人暫時服從某種妥協性的決定，但是我們应当向別國模倣的，不是妥協性的而是徹底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決定。所以，在奧地利的妥協企圖已經完全破產並且導向分立主義和捷克社會民主黨分裂的今天，模倣奧地利的這種不成功的企圖就更是明智的。

（三）俄國的“民族文化自治”這個口號的歷史表明：採用這個口號的，毫無例外地都是些猶太的資產階級政黨，而且只是崩得不加批判地跟着跑的那些猶太的資產階級政黨，它們並不徹底反對猶太民族議院和猶太民族國務部長。其實，連那些容許或者擁護民族文化自治這個妥協口號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也承認（如奧·鮑威爾和卡·考茨基等）這個口號對於猶太人是完全不能實現的。“在加里西亞和俄國的猶太人與其說是民族，不如說是幫會，而企圖把猶太人組成一個民族，就是企圖保存幫會。”（卡·考茨基）

（四）在一些文明國家里，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是在整個國家結構和國家管理方面最大限度地實行民主制（瑞士）的條件下才有的那種同民族和平十分近似（比較地說）的局面。徹底民主制（如共和國、民警、人民選舉官吏等等）的口號，正在把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以及每個民族的一切先進分子聯合起來，為爭取徹底消除民族特權的條件而鬥爭，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號則在教育（或者一般“文化”）事業上宣揚民族的隔絕，但隔絕是同保持一切（其中包括民族）特權的基礎完全符合的。

徹底民主主義的口號可以把無產階級和各民族的先進民主派

(那些不要求隔絕，而要求在一切事业上，其中包括在教育事业上各民族民主分子联合起来的分子)融为一体，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則分裂各民族的无产階級，把它同各个民族的反动分子和资产階級分子联系起来。

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是同各民族的反动派和反革命资产階級誓不两立的，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則完全为某些民族的反动派和反革命资产階級所接受。

8. 俄国的整个經濟和政治状况就是这样无条件地要求社会民主党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无产階級組織(政治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和教育的等等)中的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在党的机构上不是实行联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集团，而是把某个地方的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并用当地无产階級的一切語言进行宣传 and 鼓动，进行各民族工人反对任何民族特权的共同斗争，实行地方和省的党組織的自治。

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0 年多来的历史經驗証实了上述情况。党作为“俄国的”党，即作为俄国各民族无产階級的政党，产生于 1898 年。在党代表大会沒有接受承認崩得是犹太无产階級的唯一代表的要求以后，崩得便在 1903 年退了党，虽然如此，党仍然是“俄国的”党。1906—1907 年的实际生活充分地暴露了这个要求是沒有根据的，許多犹太无产者在許多地方組織中繼續同心协力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于是崩得又回到党里来了。斯德哥尔摩的代表大会(1906 年)既把主張地域自治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团结了起来，又把主張地域自治的拉脫維亞社会民主党人团结了起来，而且大会沒有接受联邦制的原則，而要求各个地方的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这个原則在高加索实行了好多年，这个原則在华沙(波兰工人和俄国士兵)、維爾納(波兰、拉脫維亞、犹太和立陶宛的工人)、里加这三个中心地点也在实行，反对按照